21
+

齊

褚淵 長子賁　賁弟蔡　淵弟澄
淵從父弟炤　炤弟炫

王儉 儉弟遜　儉叔父僧虔　僧虔子慈
僧虔從子僧祐　僧祐從子融

柳世隆

王晏 子德元　晏弟詡
晏從父弟思遠

徐孝嗣

王琨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 虔弘遠

崔慧景 宗人恭祖
東陽女子婁逞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崇度

曹虎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垣崇祖 夏侯恭叔 崇祖從父兄榮祖

榮祖從父閎 閎子憘伯 閎弟子曇深 曇深妻鄭氏 丘景賓

沈文季 兄子昭畧 昭畧弟昭光 昭光兄子曇亮

劉懷珍 子靈哲 族弟善明 從子懷慰 善明從弟僧副

薛深　　張欣泰

王奐 從父兄纘 纘弟約

祖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尚書左僕射附載叔父祠部尚書裕之傳淵少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檐而立湛之時爲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士屬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淵時年十餘歲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諠擾淵下簾不視也又有明生盜其衣淵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責乃歸罪待之如初淵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始姪二世相繼拜駙

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與
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氏
間嫡母吳縣公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
無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
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而悅之以白
帝帝召淵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
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
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即位
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於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

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
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告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淵叙其事
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藩也與淵以風素
相善至是深相委寄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
領尚書右衛將軍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
則每朝會百僚及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
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
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鵠之曲宮
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

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倫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淵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淵後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自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着黃羅襹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冀此函不得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襹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尚帝與淵謀誅之淵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淵懼而

奉旨復爲吏部尚書御史卿尚書右僕射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侍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淵淵同心理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庶母郭氏喪數日中毀頓不復可識朞年不鹽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爲詔斷哭禁弔客蕣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三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爲丹楊與從弟炤同

戴出道逢高帝淵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
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淵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
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與焉高帝既平桂陽
遷中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以書陳
情淵繫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淵尚書令侍中
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受中書
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地屬北江南無復
鱅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淵鱅魚
三十枚淵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
得十萬錢淵[illegible]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
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之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
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
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朞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
虐稍甚高帝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
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
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
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帝曰相與不
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袁粲雖與淵勠力常疑淵
有異志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
人也他日又謂淵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楊及粲耳
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
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
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
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淵謀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
成公當先備其內耳蓋謂袁粲之徒也高帝密為[illegible]

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
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
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淵讓司徒乃與
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為非所宜言勸淵受
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
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為無
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著欲
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
廟所以誡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密

事淵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嘗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歛版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淵涉獵文義善彈琵琶武帝在東宮宴集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淵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燄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恬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高帝崩遺詔以淵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于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劍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淵少時嘗病篤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繼犯上將

淵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
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問疾無何薨年四十八家無
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
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
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更節禀於天朝宜申禮敬
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參後授府猶應上服以
不儉又議依中朝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太入境樂
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
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
班劍爲六十人給節加羽葆鼓吹葬送之禮悉依宋太
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格
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
巴西公主延壽暨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
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
之故有栖退之志位侍中淵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
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户尚書常謝
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蔡仍居臺下
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

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
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關數日
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槌破
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
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志豈
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壠兒輩不才未達
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以此更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蓁字茂緒位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
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蓁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
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謚穆子蓁子向向子翔翔
列在梁史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宋孝武女始安公
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主生澄淵事主孝謹
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
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
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
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
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
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能動開看乃是雞雛羽

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
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
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淵憂澄以錢一萬
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襁又
贖淵介幘羣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
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
謹見知澄女爲東昏后永元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淵從父弟炤字彥賓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正
儉嘗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
士不拜常非淵身事二代淵子貴往問訣炤炤問曰司
空今日何在貴曰奉璽韍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
客蒲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
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邪德不昌遂有顛頓之壽淵性好戲以軺車給
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邪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駁人
車乃得免兗州刺史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
從兄淵謂人曰此公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累遷正

長外郎從宋明帝 雖[illegible]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
侍臣曰吾旦夜如皇遂空行可坐坐者莫答炫獨曰今
海岱雖滴而雲霧尚凝卜斯翬翬 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群情便可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
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悛陳郡
謝朏浔陽江斅入殿內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
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
爲侍中與從兄淵操行不同故淵之世不至大官永明
十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
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
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罷江都郡還得錢十七萬
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爲質表自陳
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
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 贈太常謚貞子子澐附
其孫玠傳在陳史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光祿大夫父僧
綽侍中曇首自有傳儉生二而僧綽爲元凶劭所害養於
叔父僧虔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流涕嗚咽幼有神采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楊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括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姿矣終當任人家國事乃言之於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典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懼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壻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君人臣可乎帝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是以吐所難吐公

何賜拒之深誠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之軀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爲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絶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憂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憂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爲左專見任用及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客有煒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客曰譚子奔莒是以有僕儉賞其善掾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清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准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比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

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
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拳拳稱名
則應盡禮明矣又世子禮秩未定儉復曰春秋曹世子
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
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
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由是以聽事爲崇
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
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祭謂
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户意以爲少增元

國猶能自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
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惟覺超越
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
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
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
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
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
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于南郊即以其日還祭
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

射領選如故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
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
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
是年初有發白虎擕言曰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
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
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歎曰維岳降神生甫
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游
苑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
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帝後幸華林園曲

宴群臣數人使各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
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
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
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
謂愽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
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
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
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儉尋以本官
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

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以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且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淵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禀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劒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邊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繼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

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
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
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
廢永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
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
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
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
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
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幼年

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
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
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以來
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
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
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留滯十日一還監
試諸生巾冠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揷
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
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五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選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麤素家無餘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儉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行於世梁武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楊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徙永嘉於道伏誅儉長子騫嗣列在梁史儉叔父僧虔幼時父曇首嘗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

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
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凰弘稱其長者
云僧虔弱冠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
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性退默
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
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
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初兄僧綽之遇害也其親
賓咸勸僧虔逃隱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
慈惠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
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
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子姪之
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
異古士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廻舟謝職無
復遊宦之情矣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
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搖筆書以此見容
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
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
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輔國將軍吳興太

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手迹尤工及僧虔爲郡時
書又多合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
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
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正當拂衣而
去耳佃夫言於明帝使御史中丞孫魯奏僧虔前莅吳
興多有謬命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
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
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
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迷

是故去之疢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
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聲樂以
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高帝輔政僧
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
齊受命轉侍中丹楊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
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
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
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
楚王冢大獲寶物有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

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僧虔乃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驚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爲善自爲謀矣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卷中所無者以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治中書令眠張芝索靖衛恒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遷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辭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

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慕[illegible]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慈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高棺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虞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人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雜化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

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辯其優劣
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嘗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
於右軍郗嘉賓章亞於二王緊媚其父祖亦自請右軍
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録亦自重爲子
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甚正
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欣後范曄與蕭
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後小有意耳蕭思

話書羊欣之影風流韻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
其舅去緊生起是得當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
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肩學右軍
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言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
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貴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
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屬
矣僧虔著書賦儉爲注甚工僧虔宗世嘗有書誡子
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必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
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靈座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公喜

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
百日許復從業就玄汝曾不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
終日自歎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
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
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
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
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於吾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
乏德素要復推拂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
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
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等夷時王家門中優者龍
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能免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
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二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
卿相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
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
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
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吾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
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illegible]
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 迎之內齋施寶物悉所取慈
曾懷子慈字伯寶年八歲

取素琴百視及孝子圖而已義其愛吾之衰淑見其幼時
撫其背曰怒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
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
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
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
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應聲曰卿如此何
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
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忍脚武帝勑王晏慈有微疾不
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斐以來少例也慈妻劉秉女子

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
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
州事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
卒贈太常謚懿子子泰附慈弟志傳列在梁史僧虔從
子僧祐字胤宗祖孺宋光祿大夫父遠光祿勳時人謂
遠如舜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僧祐
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
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明德

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
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
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書善鼓琴亭
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
作佐郎遷司空參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高帝謂王儉曰
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
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
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爲之
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

以爲妙選武帝數閱武僧祐獻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
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
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
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楊眉闊步直響高驅坐贖論時
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

祐族子融字元長曾祖弘宋太保自有傳祖僧達中書
舍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連女性敦敏
教融書學融少而警慧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

兒年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版行
參軍累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宦不達弱年便欲紹興家
業啓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
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可便解尋遷
丹楊丞中書郎求明末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
北伐圖融好功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
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焉九年上幸華林園楔宴
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
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

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云在本朝
聞主客作曲水詩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
後日弁於瑤池堂謂融曰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
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獻馬不稱
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送之馬駑駘
之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弁
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
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

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并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便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從叔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君然應嚼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入直中書省夜常撫案歎曰爲

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路人喧啾不能得進又槌車壁歎曰大丈夫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會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版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輻湊之招集江西儋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妻芷昌侯鸞

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
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
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
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勑召我
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
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
公誤我鬱林深忿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使中丞孔
稚珪爲奏數其罪惡使融依條據答融頗自辯析不肯
引咎自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
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
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哀
欲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
學爲融所知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
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
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
爲準膽破融有文集行於時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尚書令自有
傳父叔宗字雙鱗位建威參軍早卒世隆幼孤甚然自

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
折節善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
於末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八
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
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
隆使卿門世不乏三公也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
在遠得免泰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來未
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賜之甚多[illegible]
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系襄陽[illegible]

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
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
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璲爲君子之交
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武帝爲長史與
世隆相遇甚懽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
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
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
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
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
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
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
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
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
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牀以望其軍有
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
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
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雖留攻

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當[illegible]乃無憂耳至是武帝
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荀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
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
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
至西陽乘五層艦作羌胡伎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
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
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
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
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

追之收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
侯出爲吳郡太守居母喪
祭高帝踐阼起爲南
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
司徒褚淵甚傷美
之淵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
發而後起立人之
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厭
建元一年授右僕
射不拜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
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
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
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舜人命也義至當取筆

及高齒後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法[illegible]謂黨曰汝
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嘗敬甚謹世
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其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
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
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
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
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
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
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仍爲湘州刺史加都督至

鎮以方略討平之立邸興生爲御史中丞庾果之所奏
詔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
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爲上
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
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
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
劒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
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
爲所著書經祕要二十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
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悅知名梁代有
傳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伯祖鎮之宋宣
訓衛尉祖弘之仕晉爲桓謙衛軍參軍棄官嘉遁宋初
徵辟並不就名附鎮之傳父普曜祕書監晏仕宋爲建
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版主簿武帝時
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版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
晏隨武帝鎮湓城時高帝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
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任性便僻漸見親待

遷從事中郎常在二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轉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起爲冠軍楊尹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政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待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初須祿養轉爲江州刺史晏固辭涕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疏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遷吏部郎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營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議廢立晏便響應接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封南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與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當言晏怯今定何如

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爲人謙於親舊爲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衰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後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勑三百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答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

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録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晏名位在徐前徐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疎延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有僧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

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告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以景儁言似可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虵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

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又誅晏弟詡位少府卿勑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俱免官禁錮十年餘勑特原詡久之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晏從父弟思遠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而孤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

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
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
視殯葬手種松柏與盧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
事感朝廷景素文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
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建元初歷竟陵王司
徒録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
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
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
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郡陵王子貞
爲吳郡除思遠爲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
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
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
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
尚書令不欲並居内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辭乃改授司
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
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
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不失後名晏曰

方嗾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
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
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
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
謀人晏不答思遠退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
日而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早
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輒
使人先窺覘視衣服垢襪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
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
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
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
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醉醉吐論縱
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遷
思遠為侍中掌機事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
曰貞子思遠與顧暠高之友善暠高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
妻兒經紀甚至暠高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
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尚書僕射父聿之著作郎並爲元凶所殺湛之附載其伯祖司空羨之傳孝嗣在孕而祖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筭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而胎愈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風儀端雅八歲襲祖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幘爲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浪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謂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勑儀曹令史陳淑等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

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
爲離宮之所應有邁靈立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
曰續黃山款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
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
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
崩遺詔轉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楊尹明帝謀廢
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
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
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
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
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加中軍大
將軍以定策勳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
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
受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
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建武之世恭已
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
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
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

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命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遑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忠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

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目之文季輙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楊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進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能決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時年四十七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

皆取其襁褓剥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
溟尚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沈尚明
帝女山陰公主并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
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
稱之初孝嗣之復故封也使故吏吳興立叡筮之當傳
幾世卦成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
此慮故令卿決之耳卜興元年和帝詔贈太尉二年改
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劒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
改封餘干縣公子緄緄子君倩列在梁史

王琨琅邪臨沂人宋侍中護軍將軍肇之從父弟也性
懼不辨菽麥時以爲穀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以彝無
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崐崐崙懼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故即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謐所
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
猶懷音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
小女適潁川庾敬虔敬虔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
朝請先是琨伯父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
華宋世貴盛以門戶衰弱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

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
故琨屢著清顯孝建中爲尚書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
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
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不從出爲建威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
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
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
孝武知其清閑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
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

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廣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華
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
緒請以長小弟佟嗣庶不墜素風從之琨後出爲吳郡
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
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
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一神琨案舊糾
駁不爲屈時龢見寵朝廷歎琨彊正明帝臨崩出爲會
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
祿大夫順帝遜位自僚陪列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

攀畫輪懶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懽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百官人人兩淚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吏琨使人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曰故宜待車有損國體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時年八十四贈金紫光祿大夫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

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輕薄子以此笑之太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之禮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嘲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若以爲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赤松子房未易輕擬

其鯁直如此然性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盤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欄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欄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旅力稍官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襄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爲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參軍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家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賈人棺材中以蠱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顗爲弩弦黨

同爲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倮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爲妾後爲越騎校尉桂陽王休範事起隸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往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叫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左右數百人皆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高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以爲雍州刺史加都督驍騎將軍如故封襄陽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舴艦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史沒艣下求救敬兒敬兒兩腋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合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

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絶得其事迹密白高帝攸之得高帝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輙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敬兒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唯寄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食訖列伎於聽事前斬之遂集部曲頃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授時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閉城外鶴唳謂是呼聲恐懼欲走其夜乂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没入其財數千萬吾悉以入私送臺省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爲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殺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羊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

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敬兒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勲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爲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袁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在荆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

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當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千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劒語人曰我車邊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延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

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闔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九年勑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敬兒不能從至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有舸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

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因苟兒之名復名猪兒永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恭兒位正員郎謝罪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王敬則臨淮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父縣小吏母爲

女巫常語人云敬則生而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得吹角可矣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嘗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之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弑前廢帝明帝即位以爲直閤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蠱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脫處皆流血詣道士卜之云此封侯之瑞也敬則喜故出都自効補暨陽令初敬則行至暨陽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

獨不進乃令人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祝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徵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乃去須臾入縣收棺葬之縣有一部刼居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帥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刼帥於坐收縛之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刼百姓悅之元徽初隨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陳顯達高道慶乘舸艅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禁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

守右俠轂主安成王參軍蒼梧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蒼梧去來高帝令於殿內伺機既而楊玉夫等將蒼梧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之不開門高帝呼之急乃開敬則隨帝入殿門明日西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高帝側跳躍曰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將軍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但能下名然善決斷齊臺建爲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避上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與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柏敬則手曰必無過

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兗州刺史
封尋陽郡公加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
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辦嚴奔走上以其功臣
不問以爲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
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
無刼盜又嘗得一偷召至前鞭之使偷身長掃街路久
之乃令偷舉他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
清初入烏程市過見屠肉枅嘆曰吳興昔無枅是我少
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爲屑也遷護

軍以家爲府三年還改葬去職詔贈其母尋陽國太夫
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崩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楊尹
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京畿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
帶湖海人一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
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
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
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
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責之曰人命至重誰
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

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赦之敬則
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矣儉
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
我本南沙縣吏徼幸得細鎧左右遭風雲以至於此遂
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
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
騎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貟外郎虞長曜使北還敬則
問我昔種楊柳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武帝

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恩祖曰公今自還
朝何用作此乃上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
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歷阿長岡尚
書左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
以舊將舉事百姓擎牂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
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官
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
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
容袁文廣斬之傳首京師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

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各忌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時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始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也宋景和中以軍功封彭澤子位羽林監濮陽太守隸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乘勝進至杜姥宅高帝遣顯達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屯東堂宮中乃安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之賊矢中左目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詣歸心高帝事平拜大司馬高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帝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蒸熊一盤上即以充飲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

部山險多不實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明僅曇白皇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毀燒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爲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三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封鄱陽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

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人侍宴酒後啓上借桄帝令與之顯達撫桄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桄桄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魏寇雍州乃遣顯達北討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魏軍突走斬獲千計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追死者三萬人顯達素有威聲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又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爲江州刺史鎮盆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遥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寶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

千人發尋陽與戰於采石大破松等京邑震恐十二月
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宮城大駭閉門守備遇風
失曉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
合大勝矟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
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於離
側血涌湔雜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
江州遇疾不療尋而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
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顯達長史庾弘遠字士操
潁川鄢陵人宋吏部尚書炳之之子也清寔有士譽顯

達敗斬於朱雀舫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
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
爾陳公舉事太輕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
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斬之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
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爲長水校尉高帝在淮陰
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安樂縣子
爲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爲司州刺史母喪
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奉獻動數百萬武帝

以此嘉之十年爲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小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爲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即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幸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其喜曰此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閤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群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彊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寶夤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

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出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也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繼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實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佚等謂實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胥斷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都督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實玄仍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爲吳王時柳燈別推實玄崔恭祖爲實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欲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

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興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

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怨恨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以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既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鰌籃中擔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

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内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之仕還爲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遥光顯達慧景之應也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懿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嘗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寇父没于魏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晉安王子勛反遣領水軍拒之累戰皆捷又擊鵲尾洲大破之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擕蒲共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因謂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

也安人少時貧窶可一人從門過祖之曰君後當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遷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高帝在淮陰安人遥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反安人遣軍援京師建平王景素作難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疋安人流涕謂之曰我於鄉鄉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鄉負我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人將東高帝與別宴語淹留終日時蒼梧縱虐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徵於東奏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上高帝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人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安人曰署事有鄉名我便不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沿淮進至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

僧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之不能禽積十餘年安
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爲
丹揚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
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爲
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
郡聽事太守至郡不得先上必須祀以輒下牛安人奉
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聽事又請僧像於聽上八關齋
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
爲祟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

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王融誅鬱林勑元履
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北殺之廣之先爲安
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胄鬱林敗死元履拜
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此以外丈人之賜也
仕梁爲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 廣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刀便弓馬事刺史沈文
秀俱沒魏後將家屬還淮陰高帝撫奮之常在左右
後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繫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
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與獄吏飲既醉以刀刻

械手自折鎖發室而出歸高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
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雇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
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以功補軍主沈攸之事起奏
檪據石頭高帝入朝堂遣
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
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
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改
城西南門列燭火處分臺
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明其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
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
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午
坐赤色照地墜城中

僧靜率力攻倉門自先士卒
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
入遂破石頭以功除前將軍
加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
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
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
買牛給貧人耕種甚得荒墾
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
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
發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
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
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
急忽不思難故耳天子兒
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
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
臣不敢奉勑上不答而心
善之徙為廬陵王中書司馬
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蠶 降宋大明中隨高帝爲軍
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
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 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
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 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
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隨武帝起兵權堅陷陣
瞽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 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
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 形帖着牀壁無不立愈
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 棄縣還都就高帝會
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 八日夜少帝微行至
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
夕欲向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
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
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
東府除武陵王中兵除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
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之恐爲
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而殺之回初與屯騎
校尉王宜興同爲石頭之謀高帝隱其事猶以重兵付
回而配腹心時人爲之語曰欲併張閭桓康除後軍將

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高帝
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
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遣康於淮陽與戰大破之
進陷魏樊城高帝喜明年以康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
刺史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人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
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
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以歸國補
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

送之師伯版爲巴輔國府參軍魏寇清口度領軍救援
與魏騎將豹皮公遇交鬬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馬
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
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眞健人也補晉安王子
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
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無不勝事敗逃宮
亭湖中爲冠朝廷甚憂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
景文以爲巴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
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

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以度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度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夾轂王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嗔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爲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甚急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還都爲貴戚追叙郢城褰露穢褻之事其戇如此爲人朴澁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高帝以其不關政事竟不用之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看誦數日皆得上口會帝覆行石頭城度於衆中自陳臨時卒忘其所數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暴

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
游擊將軍卒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高帝鎮東府使虎與
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
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
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務改之鬱林即位進號
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東
昏即位爲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
虎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
許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輸
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
蟲兒茹法珍設女妓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
欲誣而奪之人傳虎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指張武戲帝
疑虎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
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
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並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
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虎雖武士頗有知人
鑒梁武帝及崔慧景之在襄陽時崔方貴盛虎性儉嗇

無所餉遺獨饋梁武帝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卿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兵馬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思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因殿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虎來負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皆迭爲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爲軍副征殺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發高帝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爲朝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富豪聞遷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諡曰孝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已絕衆噉食恒兼數人鄉鄰雞鶩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爲將帥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未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經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以軍功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一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勇冠武原將及之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遂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文數加怒詰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益發桓溫家士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軍郎將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荒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

晉興縣男武帝踐阼遷宣城太
守以溢城之舊出入殿省其
舅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喪
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喪
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
鄉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都
以備不虞及疾上手勅問
周盤龍北蘭陵人宋世上
使弓馬隨軍討擊陷陣先
上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
兄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
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
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
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
自今往野可以仗身自隨
登平卒年六十四
屬東平盤龍膽氣過人尤
上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封

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爲冗從僕射隨高
帝出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陽侯高帝即位進
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
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盤龍率馬步於西澤中奮擊殺
傷數萬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
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衛率明年魏攻淮陽
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買辭於王儉曰今段
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斷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
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沒虜則必破虜兒不作孝子當作世

子也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堊至是魏圍買
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敕之勑盤龍率馬步下淮
陰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買晨起手中
忽有數升血其日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
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
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
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田公來魏人素畏盤龍莫不
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
衝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
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
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爲大司馬
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
校尉騁矟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兗州刺史進爵
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
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盤龍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
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鎮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
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
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答曰此貂蟬從兜鍪出

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惠乃絕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爲東宮直閤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同心脅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鉢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徑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遥呼奉叔一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釋與綦毋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

嫡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結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

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旱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爲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幢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轂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即擢爲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勔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武帝以爲東海太守其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如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

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子珍國梁史有傳

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略陽垣道人也伯父護之宋豫州刺史自有傳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逆隷輔國將軍張岌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隷東詢之規殺之慮東不同東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即其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徑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爲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汝等不及也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祗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

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眞吾君也吾今逢主
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
尤所忌疾徵爲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
甚見親待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即
以家口託皇甫肅勤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
梧廢高帝召崇祖領部還都從平沈攸之累遷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及高帝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
不識運命必當重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以爲軍衝必
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監豫

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元年魏遣劉昶馬步號
三十萬攻壽春崇祖於城西北立堰塞淝水堰北起小
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
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
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兵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
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
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以千數大衆退
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衆咸不信唯帝
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嘗擬韓白今

真其人也進號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上勑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憑魏後攻淮北啓從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搖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高帝復遣荀伯玉勑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召爲五兵尚書至京師詔稱其與荀伯玉構翁邊荒誅之時年四十四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爲殯時人以比欒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爲豫州聞其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表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勳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

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荅後爲竟陵令惠化大行
不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爲善政所致崇祖從父兄榮
祖字華先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
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
負飲食矣吾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爲後
軍參軍伯父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
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
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
四方反叛除榮祖宛然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

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
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一日里地莫論攻圍取
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
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
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
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
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
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東海太
守淵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

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任恒欲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軍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旦自至領軍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帣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曰且申今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弑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勳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旨作大形棺材盛使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已處不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知言九年從弟歷生亦爲驍將位太子右率性奇異榮與始安王遥光同及伏誅榮祖從父閎字叔通父遵位員外常侍閎爲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閎罷

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恣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奉獻又以蕭惠開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郡爲富人明帝初爲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擽封樂鄉縣田乃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資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蜀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贖時人謂閎爲被贖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高帝輔政使褚淵爲子晃求閎女閎辭以齊大非偶高帝雖吉茹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伷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怏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加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憘伯襲爵憘伯少召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憘伯爲郡憘伯亦別遣啓臺待報寅以兵圍之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勑憘

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
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
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
曰得之矣昔垣閎爲交
中羽林監曇深者閎
楷未至交州而卒儉
陽人時年二十子文
無親援年既盛美甚
若一年私裝乃告
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

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而不反而其孤藐
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
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畢葬乃曰
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
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
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
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
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
矣終於奉朝請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宋司空自有傳孝建二年文季起家辟州主簿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博塞及彈碁以慶之勲重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糺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淵求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甍禮僚佐皆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文季常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高帝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衛命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齊國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

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淵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歌文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土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獲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左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曰卿邪執法似不出鄉門建武二年吳興僕射文季答曰卿邪執法魏軍南伐明帝以爲憂制文季

鎮壽春文季入城門羅
羅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
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
射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三百
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
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興
尚書令徐孝嗣奇宮城中
服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
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回
文季論當世事文季輒引他
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
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
亂託以老病不豫朝機兄
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
十為負外僕射欲求自免
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見
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文季
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
行恐往而不返也於其
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
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愍憲公昭略字茂隆文叔之
子也文叔附載慶之傳昭略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
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召校攜家賓子弟至婁湖宅逢
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
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
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忘汝癡何昇明末為相國西曹
掾高帝賞之及即位謂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
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為中書

郎累遷侍中王晉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
略曰家叔晚登僕射尚書於尊君以鄉爲初蔭永元中
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尋林宮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
怒罵徐孝嗣曰廢昏暴一明古今豈宰相無才致有今
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
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太
初便是方寸不能都忘下官見逢龍比干欣然相對霍
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死時年三十餘昭
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
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
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聚
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
植爲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渡因家于北
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
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
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

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千人討之宋文帝召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耻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過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豫州刺史加都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高帝帝送示攸之封中宿縣侯攸之圍郢懷珍遣兵萬人破賊前鋒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高帝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還報上百疋

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可騎是以相與君報百疋亦不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復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惟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二人人爭爲臣吏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君以臣篤於本乎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宵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敬侯子靈哲字文明位廬郡太守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瘳藥似芍根於齋前種藥似蒿苗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沒于魏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

襲爵因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享上朝廷
義之靈哲傾產私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
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歷
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懷珍從子懷愍字彥泰祖奉伯
宋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
懷愍持喪不食鹽醬冬日不用絮衣食孤弟妹事寡叔
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懷愍宗從善明等爲
高帝心腹懷愍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
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愍爲輔國

將軍齊郡太守上詣懷愍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
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事勿曰有文事必有
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愍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
聚二萬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詣人有餉其新米
一斛者懷愍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
著產業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
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愍書
曰膠東流仁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愍本名
聞愍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勅改之後兼安陸王北

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
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沓歌俱知名梁世沓自有傳
霽列在孝友歆列在隱逸懷珍族弟善明父懷人宋世
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
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
家田爲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好讀書刺史杜驥聞其
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主從事不
就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邁欲見汝立官也善
明乃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射策彊直甚異之

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
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誘說文
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人援安都彌
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一邳乃背文秀
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
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衆
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彌之
青州刺史以乘人爲營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營朔
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人病卒內以善明爲

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接九邊海無樹
木善明課人種榆楓雜果遂獲其利還爲青州閤將軍五
年魏寇青州善明母在焉魏人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
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
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
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得母還時宋後廢立群
公秉政善明獨結事高帝變身歸誠出爲西海太守行
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

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高帝
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
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嘗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
善明及東海太守垣榮祖曰人多見勸北固與陵恐一
旦動足非爲長筭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垣榮海微動
魏兵則我情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胡虜
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不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
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僧副還道其言
高帝納之廢帝見殺召善明爲高帝驃騎參議行南徐

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包藏賊志於焉十年恃既險躁才非持重起逆而累自遲回不進應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割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剽勇長於一戰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僕卿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之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志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宜學松喬邪善明

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今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阼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也乃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善明至郡上表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劉

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比使其十一以爲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甿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勑公卿宣陽門今勑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爲贖毋計及毋還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

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叙舊因相勗以忠槩及
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
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
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
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
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
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濟陰太
守

薛深河東汾陰人宋徐州刺史安都之從子也本名道
深避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
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
徽末以軍功至驃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
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
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門遥呼深深
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閤將軍
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
刺史右將軍卒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代名將歷位雍州

刺史自有傳欣泰生將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刼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之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閤將軍後爲武陵内史坐被見原還復爲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朱家兒何敢作此舉後從駕出新林被欣泰康察欣泰停杖於松樹下飲酒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内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頓河東内史子隆深相愛

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謝瀹次與籤密啓之武帝怒召
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西接松山放秦負弩射雉
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
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
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秦爲軍主隨
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
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秦說慧景曰歸師勿
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
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兵萬人慧景

欣秦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宋陽太守
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秦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
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宋昏以欣秦爲雍州刺史以
秦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illegible]南
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馮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
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還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牧郢茹
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太子居士制局監楊明秦等十
餘人相送中興堂欣秦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
果拌中又斫明秦破其腹出見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

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
王寶夤寶夤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
馳馬入宮冀以法珍等在城內分必無見委因行廢立
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鑰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
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
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死墜
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
耳死時年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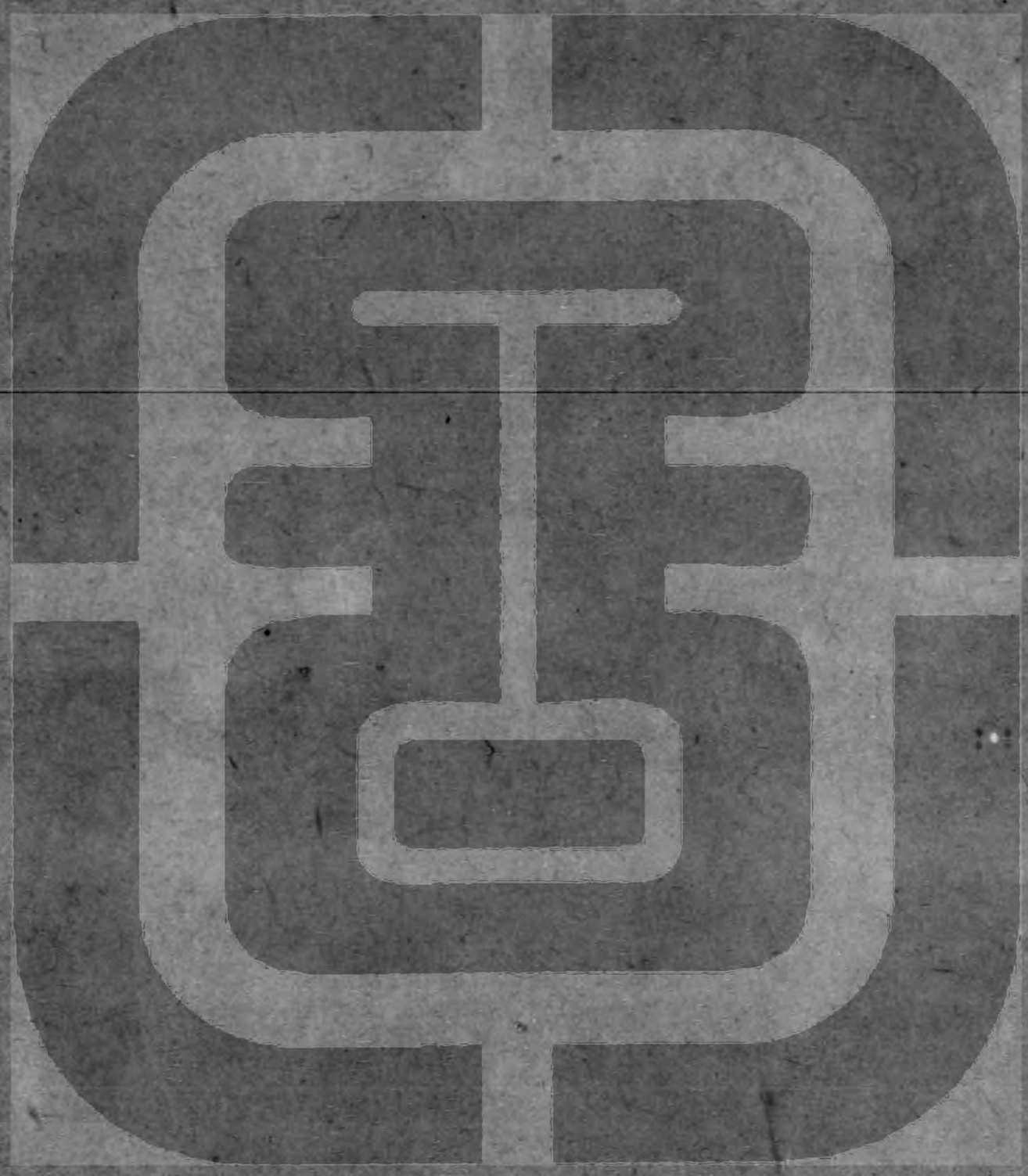
王奐字道明琅邪臨沂人宋中書監彧之兄子也彧
有傳父粹字景深黃門侍郎出繼從祖球故小字去
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每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
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
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彊濟叔父彧常以其家
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
楊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
得還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無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
帝以奐宋氏外戚而從弟蘊同逆疑有異志晏叩頭
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誌以爲質武帝乃止累遷

尚書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
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
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
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
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
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
動荒蠻上知其枉勑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
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
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虎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
凶慝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毒藥在
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虎文顯俱
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叡奐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
還隱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曰宜遣典籤開道送
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開道出城
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户
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
又丁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

不肯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籍故且
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
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
起六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
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
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並奔魏後得黃
瑤起鬻食之弟伸玄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且又
出繼特不離絶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
爲奐參軍躬爲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奐弟份列

在梁史奐從父兄纘字叔素中書監彧之子也弱冠爲
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父彧以此授超階令纘
經年乃受彧封曲安侯纘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
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武帝爲撫軍吏部尚書張
岱選纘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
熙太守輒録郡吏陳佺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
不知何罪不受纘教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
中武帝出射雉纘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
帝以言靖子纘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子

敬妃備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
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爭約明帝世
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
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梁武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
貴不言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户尚書廷尉續
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

齊列傳第五十

通志一百三十七